

★ 热风

# 中国艺术市场“大”而不“强”

◆ 方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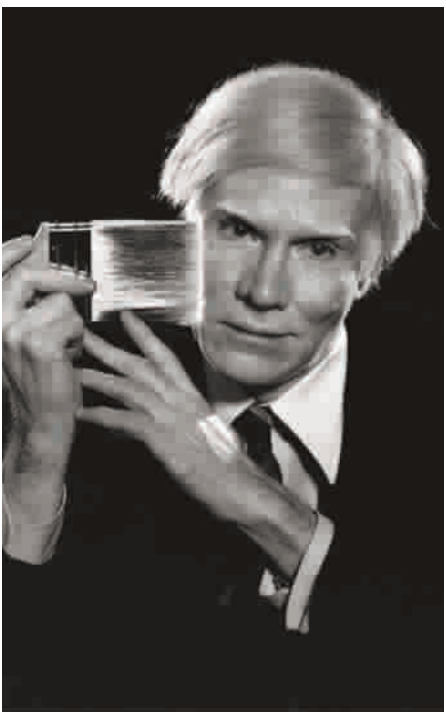
近日,艺术机构 Artprice 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联合发布了《2014 年度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中国艺术品市场 2014 年度的拍卖总销售收入为 88.39 亿美元,毫无疑问地连创世界第一。其中,纯艺术部分(不包括工艺品)的成交额为 56.64 亿美元,比处于亚军位置的美国艺术品市场成交总额高出 8 亿美元。然而,在看似乐观的数字背后,我们却看到“危机”正在悄然形成。

《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创始于 2012 年。翻开当年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12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纯艺术部分的总成交额为 50.69 亿美元,而美国为 33.45 亿美元。两年过去之后,两个地区的增长幅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在这个增幅变化之后,则是两地艺术家成交的差异。

在 2012 年的时候,排名全球成交额第一的艺术家是安迪·沃霍尔,当年的成交额为 3.295 亿美元,而排名中国艺术家成交额第一和第二的张大千和齐白石,总成交额分别为 2.872 亿美元和 2.702 亿美元。到了 2014 年,安迪·沃霍尔依然是全年成交第一的艺术家,总成交额为 5.69 亿美元,而中国艺术家中,齐白石和张大千则分列前两位,成交额分别为 2.06 亿美元和 1.93 亿美元。

在市场整体还处于扩张发展的时候,市场的“龙头”却出现了萎缩,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这个细微的变化,无疑值得我们深思。其实,《2014 年度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也关注到了这点,因而特别增加了对于青年艺术家的观察,还特别提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些艺术家已经成为藏家的新宠。而我们结合上面的分析即可发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青年艺术家的市场份额增长是非常可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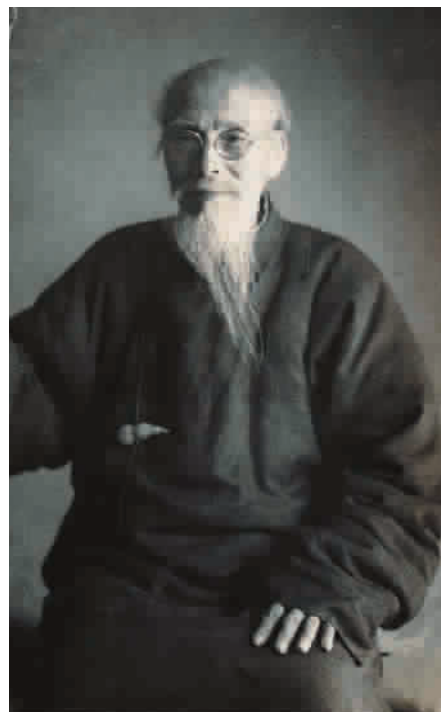
其实,在 2014 年的时候,几乎各大内地以及香港的拍卖行都推出了相关的活动和专场,2014 年上半年,中国嘉德推出的“转向内在:2000 年以来的中国新绘画专场;下半年,



■ 安迪·沃霍尔



■ 张大千



■ 齐白石

香港苏富比夜场首推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随后,北京保利更是加大了新青年板块的推广,而许多藏家也开始积极介入这个领域。“赚一线艺术家的钱,养青年艺术家”,已经成为了了一些经纪人的“口头禅”。

究竟如何看待市场份额的变化,齐白石和张大千真的过时了吗?这无疑困扰市场的一个问题。抛开艺术史的角度,我们应该将视野更多地扩展到市场的供求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欧美藏家购藏齐白石、张大千作品的“黄金时代”。然而,在今天,购买齐白石、张大千作品的藏家基本上都来自于中国内地和香港。随着欧美老一代藏家的离世,许多近

现代名画纷纷回流,而由于藏家群体的萎缩,市场的供求天平已经开始倾斜。在欧美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华人藏家的身影,在一些重量级的拍卖会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而在年轻艺术家的收藏群体中,很多都是新进入这个领域的藏家。由于他们觉得近现代名家的市场价位已经非常高了,因而寻找价值“洼地”。结合全球青年艺术家市场的高潮,无疑让他们嗅到了市场的机会,并将投资重点放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家身上。

这两年欧美艺术市场的增长,无论是整体,还是重要艺术家,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

熟市场在复苏时的表现。反观我们的市场,在整体市场依然扩大的时候,个体的分化却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重要艺术家的市场表现反而出现了萎缩。“不差钱”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差的是市场化的眼光。

今天,全世界的藏家已经越来越少关注整体市场的行情,而是更多地关注艺术家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拍卖总额连创第一,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只不过说明了市场的容量而已。如果我们不注意培养市场,特别是潜在藏家的鉴赏能力的话,那我们可能只能成为一个艺术市场大国,而成不了一个艺术市场强国。

## 看门道,也要看热闹

◆ 林明杰

### ★ 异梦录

前些天,国内玩艺术品收藏的人以及凑艺术热闹的人大致兵分两路出行,一路飞往纽约,一路赶去香港。纽约吸引国人前去的,是在那里拍卖的美国古董商安思远生前收藏的中国古董以及绘画;而香港吸引国人前去的,是巴塞尔艺博会这个著名“洋道场”汇聚的西方艺术家创作的当代作品以及中国艺术家创作的、与西方艺术家趣味相近的作品。

这话说得有点绕口,本想改得通顺些,但想起当今学院派艺术理论家的文章,我就懒得改了。反正看不懂是你水平不够。

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本来正处于过山车从高处跌落下来悬在半空的窘境。和艺术品投资圈子里的人乃至和艺术家相遇,几乎都听到在问:“什么时候好起来?”但几乎又都自己就回答了:“看来得几年了。”

过去几天骤起的热潮让不少人看不懂。艺术市场么,本来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资深收藏圈人士的眼里看来,去纽约的基本是看门道的老手,其中不乏财力深厚,老奸巨猾者;去香港的大多是爱社交、爱新潮、爱赶场的、看热闹的“装×犯”。

我却不尽以为然。去纽约拍卖的这个“唯利是图”的人群,这次表现得相当任性。譬如,一对估价 6 至 8 万美元的明代黄花梨灯台,被竞至 130 万美元落槌。加上佣金,估计相当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笑道:“这个价钱再要出手,恐怕要等到中国男足再次在世界杯出线了吧。”

然而,从这些任性中,我倒感到了一种

可爱。我相信,这些已经在国内凶险狡诘的艺术市场上锻炼出来的收藏“老门槛”们,不是不明白,而是难得地冲动了,难得地可爱了。

为什么冲动?我想,除了拍卖行营销到位,除了拍品精美可爱,更是因为安思远这个名字令他们产生了敬仰。这个纽约的古董商对中国艺术的终身挚爱,独到的鉴赏和发现眼光,在市场和学术上对中国艺术品的成功推动,都让中国的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敬而仰之。同时,一些照片、视频呈现了安思远如何将他的藏品与他的生活环境美妙融合,其高雅的审美品位,更是让这些玩收藏的人自叹不如。安思远放在书桌上时时把玩的汉代青铜鎏金熊镇、客厅里的 4 把明式黄花梨圈椅等,竞到的“天价”,我相信这已不是生意经了,而是爱了。

或许是附庸风雅,或许只是想拥有一件安思远的爱物来作炫耀,但要看到,不管怎样,这已经是超越生意上的斤斤计较,进入到更高的精神需求了。我们过去总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收藏家。其实“土豪”也会真爱艺术,也会敬畏比他们更爱艺术、更懂艺术、成功推动艺术的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些跑到香港去看热闹的小朋友们。要知道,如今那些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腕们在这些小朋友的年龄时,绝大多数还一文不名,根本不知道艺术是用几笔写出来的呢!

艺术不仅要看门道,也要看热闹。看门道是理性的选择,看热闹是情感的冲动。土豪们与艺术的关系是先结婚(理性)后恋爱(情感),而小朋友们则先恋爱后结婚。难说谁对谁错,时代不同,条件不同而已。

## ★ 不同艺见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经落幕,而时下艺术界人士对行业议题大胆谏言,呼声热议丝毫不减。近几日,大家就当前工艺美术领域,尤其是取消“陶瓷艺术大师”的评选制度的话题发起了讨论。

国家评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让大家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挖掘陶瓷艺术人才。但随着市场化步伐带来经济利益的驱动,陶瓷艺术生态改变,陶瓷“大师”日益数量化、任务化的评选,让“大师”含金量打了不小折扣。近年来,陶瓷艺术作为工艺美术领域“大师”评选饱受诟病的重灾区之一,已多次见诸报端:大量官员谋取陶瓷“大师”称号,隐蔽性地进行“雅贿”性质的权钱交易;陶瓷“大师”称号的“贿选”逐步公开化,出价从数十万元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不等。花钱就能疏通关系得到“大师”称号、“大师”评选数量日益庞大、不以陶瓷作品质量为最重要的参考条件、看头衔买作品等等弊端凸显,引起各界热议。

彻底清理文艺领域各种“大师”称号全国政协委员、乐天陶社社长郑伟建议,应该制定政策和制度,彻底清理和取消当前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各种“大师”称号制度,尤其是陶瓷艺术领域的“大师”评选制度。建议官方退出“大师”评选,不再主办类似活动,明确各级陶瓷行业协会只能组织会员入会评审,不许评定行业级别。取消各类“大师”评选后,可以设“陶瓷文化传承人”或专家称号。政府只对传统手工艺人及艺术工作者实施必要的保护与扶持,必须有总人数限制,严格保持评审的严肃性、公正性、透明性。不能凭一个草台班

# 是否取消「陶瓷艺术大师」评选?

子就热热闹闹地评选出“中国”“中华”“国际”样式的真真假假陶瓷艺术“大师”。

在任行政官员不得参评“大师”称号早在郑伟提案的五六年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艺系主任白明就曾对杂草丛生的中国工艺美术界“大师”评选发起抨击,在他看来,在各级官员不应参评“大师”称号。而当年负责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申报工作的陶瓷工业协会副会长傅维杰就曾建议他报评大师,但他婉拒了。对于傅维杰老师“真不知什么样的人可以评大师?”的疑问,白明回信:“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师”。在他看来,中国陶艺界现在很可怕,竟然评出了几百位大师,而且还在不断地评。评“大师”不仅起不到鼓励艺人更好地钻研技艺和艺术的作用,反而成了三俗表演的化妆舞会。“大师”遍地,价码冲天。抄袭成风,传承断流!评“大师”这样的闹剧真该收场了!

一纸提案彻底废止“大师”评选难解困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协 IAC 会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认为,评“大师”现象出自行业人员各取所需,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当下“大师”泛滥成灾,当然,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陶瓷“大师”也未必是坏事,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优胜劣汰,让眼明心亮的赏家藏家来评判嘛。

“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曾经对中国民族手工艺传承保护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其贡献不可低估。但这块巨大的“蛋糕”也引来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政客和学者。中国的事不是一纸提案想“废弃和彻底清理”就能解决的,对此,我们也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摘自雅昌艺术网)